

微創手術治療椎管狹窄

神經外科專科醫生 李世偉



年紀大機器壞，當身體隨着年齡愈老出現各種退化症狀，很多人都會將之視為理所當然，未必會積極尋求治療方案。老人家不良於行就是一例，家人甚至病人自己或都會覺得是正常不過的事，但其實事出必有因，如果老人家是因為「腰椎管狹窄」問題而影響行動，只需通過微創手術，病情就可以得到大幅改善。

「腰椎管狹窄」多數因脊椎退化而引起，是一個常見的原因導致老人家不良於行。腰椎長年累月的退化會導致骨刺增生、黃韌帶變厚或椎間盤突出等問題，引致椎管收窄，令包裹在內的脊髓神經受壓，引發不同徵狀，影響雙腿功能。

腰椎管狹窄患者會於行走或站立一段時間後感到雙腳麻痺、疼痛或無力。在病徵較輕時，患者可能每次步行二十至三十分鐘就需要坐下休息，待一兩分鐘過後，痲痛無力的感覺消失才可以繼續行走，如是者行走二十分鐘後又需要再次休息。由於這是一個退化性疾病

，病情會逐漸惡化，患者每次能夠步行的距離會愈來愈短，直至前來求診時可能只能步行幾分鐘，或者嚴重至不能行走，需要依賴拐杖或輪椅輔助。有患者會覺得雙腿痲痛無力是腿部出現問題，事實上有更大可能是因為腰椎退化問題導致椎管狹窄，脊髓神經受壓，影響步行能力。

治療方面，當保守治療如物理治療、藥物等無法改善病情時，就可以考慮接受手術。針對椎管狹窄，現今絕大部分情況都無需要「開大刀」，只需透過微創手術，便可獲得有效治療。微創手術的好處是傷口小、流血少、痛楚少、康復快。神經外科醫生只需在病人背部開一個如手指甲闊度大小的傷口，置入內視管，再透過手術顯微鏡，將椎管內增生組織清除，原本受壓的脊髓神經就可以即時得到紓緩。

有位八十多歲的婆婆，因腳痛而困於家中多年，前來求診時更已坐了半年輪椅，最後確診為腰椎管狹窄。早上做完顯微內視椎管減壓手術，晚上她已經可以下床踱步，翌日就出院了。所以，不要將老人家不良於行視為必然，身體不適時應主動尋求醫生意見。



著名九十後英籍女演員Emma Watson（哈利波特電影系列中飾演哈利波特的好友妙麗），從二〇一四年開始，以聯合國大使的身份向世界宣講及推動婦女平權意識，呼籲男士們加入婦女的行列，為婦女發聲並支持女性平權。她指出對女性不公平的眼光是不由自主的，早已根植於內心深處，儼如心靈的包袱，如果男人放下包袱，反而可以真正享受清心和快樂。此乃「男為女」（HeForShe）運動，由聯合國婦女權能署發起，目標是促進

男性的女性主義運動

陳劍梅

性別平等，旨在鼓勵男性勇於在日常生活中，為一切負面的性別不平等事發起抗爭，藉此改變社會各界人士的偏執。

Emma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驗，表示從小媒體便把她性化(sexualised)，即為她選定某種形態的性角色。例如她看見一起成長的同學，年紀小小便放棄自己最心愛的體育運動，為免身體產生太多肌肉，怕影響自己身材的曲線「美」。雖然如此，她並沒有怪罪於男性。她認為女子不應以男人為敵，兩性的關係並非對立。很多人以為這是一種新思維，屬於近年的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其實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當後現代主義影響

橫掃全球的時候，在第三波的女性主義運動中，已經出現這一種鼓勵兩性和諧的思維。

很高興在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當天，我們來自不同院校的學者，在香港大學的百年校社，以「男為女」為題，一起探索今天的女性主義運動何去何從。感謝香港大學比較文學課程馬蘭清教授統籌，還有李歐梵教授講論五四運動中的男與女。現在世界各地都有大學、社區組織、商業機構等參與這個運動。我感覺最重要的就是更多更有效地讓男士參與。會議席間大屏幕上出現feminist man這兩個字，感覺這就是主題了。當今的運動要更擴大，成為男性的女性主義運動。

唐弢，藏書者，人自醉

李輝



對於喜歡收藏民國書刊的人，或者愛寫書話的人，唐弢先生是一個高高的標杆。

一九八三年，我剛當文藝記者時，開設一個欄目「作家近況」，每篇約三百字文字，配發一張近照。揣着「傻瓜」黑白相機，我跑遍北京城。唐先生是我較早去採訪的一位。後來，與他的來往也就多了。一次又去看望唐先生，他知道我喜歡書，便拿出新出的書簽名送我，一本是《文章修養》，另一本就是毛邊本《晦庵書話》，均由三聯書店出版。《文章修養》似乎沒有毛邊本，可見，他所鍾愛者非《晦庵書話》莫屬。另外，大概在他看來，不是任何類型的書都適合做成毛邊本，而書話這類與書相關的特殊文體，則最為適合。那天，他特別高興，一下子送了我兩本《晦庵書話》不同的毛邊本。

一九八四年，第二十三屆奧運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辦，這是中國內地第一次派團參加奧運會。奧運會期間，電視轉播吸引許多人關注，唐弢也是其中一員。唐弢與袁偉民都是人大代表，且同在一組。因此，中國女排奪魁和男子體操李寧奪三金金牌，令他興奮不已。八月中旬，唐弢寄來《奧運會兩題》，並附信一封，希望能發表。信中，他對自己的「打油詩」也頗為滿意：

李輝同志：

詩發與否沒有關係，請勿勉強。因為有時間性，所以前次給你電話。我與袁偉民在全國人大時同一小組，較熟。李寧則不相識。病中看電視，頗有感覺，以為有些宣傳過分，反而起副作用。這兩位是經得起勝負考驗的人，故而加勉。至於舊詩，我雖打油也嚴守規則，不願學時下濫調也。一笑！勿頌編安！

唐弢

84.8.16

唐弢的兩首詩，發表在「五色土」副刊上。

無巧不成書。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日，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革命博物館，舉辦最大規模的第一屆書展，全國幾百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日，在中國革命博物館書展上，巧遇蕭乾（左）、唐弢 作者攝



◀一九八四年四月唐弢接受本文作者採訪 作者攝

菊朋與余叔岩的比較，只有深入體味，他才能說到妙處：

余叔岩和言菊朋都學譚鑫培。叔岩是「三鼎甲」之一余三勝之孫，正式拜譚鑫培為師，文武功底都好。他精於音律，講究聲韻，唱來韻味醇厚，做的動作細膩，在這個基礎上創造發展，建立了風格瀟灑的「余派」。言菊朋也從學譚開始，而後博採衆長，結合自己嗓音條件，創造新腔，建立了獨具一格的「言派」。他由票友下海，武工底子和演技都不如余叔岩，但和余叔岩一樣長於聲律，研究更為深入，運用「四聲」，字準句清，妙在抑揚頓挫，變化跌宕，聽來使人有回腸蕩氣的感覺。他們兩人唱片極有韻味，又都有點「書卷氣」，不論是長是短，我覺得言菊朋的「書卷氣」似乎比余叔岩更重一些。

（節選自《言派傳人》）

唐弢對我的幫助，沒齒難忘。一九九〇年，蕭乾、姜德明兩位先生開導我，應該好好做一件事情讓自己沉靜下來，這就是校勘《國聞週報》上連載的沈從文的《記丁玲女士》。我從范用那裏借來《記丁玲》，但缺少《記丁玲》續集。我打電話問唐弢，很巧，他手頭正好有，讓我去取。有了這些前輩的慷慨相助，才由最初的校勘，轉而完成《恩怨滄桑——沈從文與丁玲》這部傳記作品。

漫談巴黎聖母院

方元



由於大教堂的工期很長，有不同的階段，於是對日期便有了不同的講法。當我們要說聖母院大教堂是最早的哥德建築時，便說它是十二世紀的建築。當我們講起建築風格時，又說它是十三世紀的建築，因為大教堂最著名的正立面建於一二二〇至一二五〇年。如果談到雕像，那就要從十三世紀講到十九世紀……所以，聖母院大教堂不單是一座建築，還是一部藝術史。

在大教堂的上下內外，大大小小的雕像有成百上千個。每個雕像都需要技藝高超的石匠精心設計和雕刻。除了雕像之外，還有雕花的門框、窗櫺、柱子等等，也都出自石匠那雙靈巧的手。僅石雕這項工藝所需的時間就不能以月、以年計算，而需要數十年、上百年以及數代人的時間和心血。如果說，聖母院大教堂是石匠們「雕刻」出來的，那絕不是誇張。

我們不能拿今天的技術能力與八百五十年前的建築技術相比。但講到手工藝技藝，現代建築則完全無法與聖母院大教堂相比。即使今天有非常先進的技術，也難以複製八百五十年前的藝術成就。因此，聖母院大教堂的藝術價值是無可取代的。

十九世紀，歐洲的哥德建築隨着殖民主義來到中國。香港雖然有一些哥德風格的教堂，但沒有一座是真正的哥德結構。香港人要想看真正的哥德結構，最近的地方是廣州。廣州的聖心大教堂是華南地區最大的哥德結構建築，一八六三年動工，一八八八年建成，由法國建築師沃特林（Leon Vautrin）設計。廣州人稱它「石室教堂」，據說教堂所用的石材來自九龍。這座十九世紀的建築忠誠地表現了哥德建築的主要特色。

但如果你想看哥德藝術的最高成就，那就非去法國不可。

時代的沖積層

一個偉大的國家、偉大的時代必然產生偉大的建築。換個方式說，既然偉大的建築象徵着一個偉大的國家，那麼當偉大的建築受到損壞時，國家的形象也會受到損害。

為何在「四·一五」大火的當天，法國的總統、總理都急忙站出來表態？就是因為他們明白這不僅是建築的問題，更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問題。聖母院大教堂作為國家和民族文化的象徵，它的重建計劃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政黨角力的擂台。

總統馬克龍豪情發誓：要在五年內重建巴黎聖母院，並且要建得更美好。這種講法雖然「政治正確」，有助安撫民心，但對於古蹟保育卻是外行的幼稚話。假若一座古蹟毀掉了，那就是毀掉了。即使日後可以重建一座外表一樣的，甚至更好的建築，但永遠不能恢復原物真品的歷史價值。

偉大的建築就像偉大的國家，註定要經過各種磨難和考驗。大教堂的屋頂不是第一次遭受火災。原始的屋頂早在十三世紀便因火災而拆掉了。在這次火災中被燒毀的是十九世紀重建的屋頂。有幸的是，大火沒有損傷大教堂的主要結構和正立面。

馬克龍要建一個更好的屋頂，雨果早就料到了，他說：「偉大的建築是社會的產物……每個時代的潮流都給它加上新的沖積層，每代人都要在這座紀念碑上鋪上一層土，每個人都在它上面放上一塊石磚。海狸和蜜蜂是這樣做的，人類也是這樣做的。」那麼，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家和建築師將為大教堂錦上添花，還是畫蛇添足？我們等着瞧吧。

（下）

曼哈頓，永遠的電影進行時

海龍



紐約曾經是美國文學的搖籃。這兒誕生並駐留過美國最多的作家和詩人。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初期，曼哈頓幾乎就是大半部美國文學史。

但是，恰如一位評論家說的：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電影外景拍攝成為常規，紐約越來越不屬於作家，而屬於電影製作者了。雖然美國電影產業在荷里活，但是美國文化的標杆卻在紐約。電影不管何種形式的展現都要跟「紐約」沾上邊才顯得高大上，才能抓住世人眼球。於是，小小曼哈頓就成了一個大大的攝影棚和外景地取景場。

翻開美國近現代電影史，僅以「曼哈頓」「布魯克林」「紐約客」命名的電影就不下數十部，更不必提還有《教父》《蒂凡尼的早餐》《欲望城市》等等這類暗合着紐約名字且整個場景都在紐約拍攝的影視劇推波助瀾了。

因為紐約有魅力，所以它是一味有效的作料；它的味道很別致，不管將其添加在哪種餐品中，它的效果多少有些獨到。哪怕在外國影視公司，也常常到紐約取景。

基於此，在紐約，幾乎一年四季都常看到拍電影的團隊在緊張工作。

拍電影是個燒錢的活計，它非常招眼。不管在任何地方取景，你都能一眼看出這兒在拍電影。因為，通常電影公司都要先到取景地探路，拍攝開始時會有超長的巨大廂型車停在拍攝地。這些車就是流動工廠車間、流動旅社和流動辦公室、剪輯室甚至衛星通信站。此外，它還是大牌影星的休息室、廚房兼衛生間。這樣，即使是個中小型的團隊也會佔據幾條街。而大的團隊有時候甚至跨越很多街區，短的拍幾天，長的有時一兩個星期。

更重大些的拍攝有時候還會有警察配合甚至幫助封街。這樣就難免擾民，造成大家出行和購物不便甚至噪音等等。有時封街會致周圍生意受影響。電影公司當然會賠錢或補償損失，但商家並不高興。

按說，在您附近拍電影，會提高此地知名度並且作宣傳，居民應該高興才是。但紐約人大多老神在在早已見慣，對此並不買帳。特別是下城金融區和唐人街等地更是拒絕影視公司進入，這裏時常出現對拍電影抵制和遊行抗議的新聞。

我們地處上西城大學區，居民相對溫婉，鮮少抗議但並不喜歡拍電影。由於居民的容忍和默認，這裏拍電影常常扎堆。有時甚至隔幾條街就見一家。拍外景不僅佔據馬路、飯店商場和寫字樓，甚至延伸到了大學校園。記得有一天去教課差一點遲到，因為學校一個正常的門被封拍電影，所有人都得繞道好遠到一個邊門入校。

這難免會激起民怨。其實惹人煩的還不止是繞路，甚至在校園內處處設崗禁止通行。校門旁豎有電影廠牌子免責聲明：他們拍攝電影的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如果您不小心被拍入了鏡頭，電影廠不對此負責，被攝入者自認倒霉——我想，他們是接受了谷歌地圖拍入行人或非情侶遭查吃官司的教訓而出此計策的吧？

電影公司真有辦法。他們不止是拍景甚至能取景。他們為了劇情需要或者避免雷同，可以將一處人人皆知的著名景觀進行局部調整增減減使其陌生化成為另一種景致。比如著名影星茱莉婭·羅伯茨《蒙娜麗莎的微笑》（Mona Lisa Smile）就在我們校園拍



◀◀《蒂凡尼的早餐》有不少關於紐約街頭的場景 劇照

的，可是大家看電影卻要費點精神才能認出我們走過無數遍的校園。

大家別把拍電影想得太神奇。其實在我家門口拍的外景我真看不出什麼好。就是條極普通的街，電影公司租用的外景飯店也無甚獨特處。一拍就封閉好幾天，只見人影幢幢也沒見什麼大牌影星。時間久了，鄰居們連停一下腳或回頭看的興致都沒了。可人家各路影視公司仍是樂此不疲，來去匆匆。

前年在不遠處中央公園見到拍外景倒是着實美輪美奐。那該是在拍一部大片。公園雖被封但遠處高地仍遙見拍電影場面，大約是拍《華爾街之狼》或《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樣的大片，場面豪華，燈光絢麗，使人看

了真的過癮。但是拍電影的場面平時還是比較平庸。記得當年在我家旁邊湯漢斯等影星拍《電子情緣》（You've Got Mail）拍了很多天，大家後來都見慣了，不再好奇。那次雙料奧斯卡影星湯漢斯在這兒多天，人人都見到了他。他人很和藹優雅，毫無造作和影帝的狂傲，深得我心。

家門口拍電影，電影公司一般都很自律。從業人員從五星到跑龍套乃至一般服務人員皆安靜、笑臉迎人、極少耍大牌。公司為了避免擾民往往自帶飲食自衛衛生間；但為了照顧附近街區的生意，他們也很巴結討好，盡量噤聲問暖，購買當地的產品。